

寂寞之井

The Well of Loneliness

瑞克里芙·霍爾 著

Radclyffe Hall

嚴韻 譯

The Well of Loneliness

瑞克里芙·霍爾的《寂寞之井》原出版於一九二八年，描寫一對女同性戀情侶掙扎著要為社會所接受的故事。

《寂寞之井》很明顯是作者瑞克里芙·霍爾自己人生的故事。這本書就當時而言坦誠得令人震驚，是第一本譴責社會對同性戀者的不公平對待的小說。此書在一九二八年遭到徹底查禁，其出版是一件非常有勇氣的舉動，幾乎毀了霍爾的文學生涯。儘管此書初次出版距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瑞克里芙·霍爾所論及的偏見與迫害在今日很悲哀地並沒有過時。

ISBN 957-8233-15-9



9 789578 233157



00350

女杼系列 herstory 14

The Well of Loneliness 寂寞之井

瑞克里芙·霍爾 著

Radclyffe Hall

嚴韻 譯

女抒系列 herstory (14)

寂寞之井

The Well of Loneliness

作者：瑞克里芙·霍爾 (Radclyffe Hall)

譯者：嚴韻

發行人：蘇芊玲

封面設計：康玫玫

出版：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162號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56巷7號2樓

電話：02—23638244

傳真：02—23631381

郵撥：18246901 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88-1號5F

電話：02—32340036

傳真：02—32340037

初版一刷：2000年6月5日

定價：350元

ISBN 957-8233-15-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寂寞之井
The Well of Loneliness

寂寞
The Well of Loneliness
寂寞

虐

我們的三個自己



【作者聲明】

本書所有人物皆為虛構，若其中任何姓名看來與真人真事似乎有關連，純屬作者無心之過。

在大戰最後的幾個月間，一個由英國女性駕駛所組成的救護車隊在法國境內的前線對協約國的軍隊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但書內所提及的史提芬·戈登加入的那個小組，儘管也在大致相同的區域內行動，僅存於作者的想像之中。

光榮的奮戰，艱難的旅程

——《寂寞之井》的超越與局限

◎鄭美里

一九九〇年，從我參加的一個女性主義讀書會得知《寂寞之井》這部作品，當時無緣目睹，卻在心裡牢牢地留下兩個印象——「女同性戀經典」、「悲劇收場」，這便是我對它僅有的認知。那年頭，中文出版品裡的女同性戀創作少之又少，就算有，也一逕是悲劇收場。

然而，二〇〇〇年了，事情可以有一點不同。雖然作品早已定案印成鉛字，但作為讀者的我們卻有了不同的視野和角度。

一九二八年，作者瑞克里美·霍爾（Radclyffe Hall）在英國將這部極富個人自傳色彩的小說《寂寞之井》自費出版，結果引來軒然大波。因為書中觸及的同性戀主題，使得本書遭到英國政府全面查禁，霍爾的文學前途也差點斷送。所幸在大西洋對岸——美國，本書終於得以面世，並且書一出版立刻狂銷兩萬本而躋身當年的暢銷書之列，除了本書震撼性的主題之外，美國出版商被法院以道德罪名傳喚出庭、超過八百本的《寂寞之井》被沒收，這些事件製造的新聞話題必然對其銷路具有刺激作用。

在女同性戀歷史裡，一九二〇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事實上，在女性的寫作史上亦然，伊蓮·

肖瓦特曾將二〇年代初的那一代女作家形容為「關鍵的一代」，除了霍爾，著名的 Virginia Woolf 和她的情人 Vita Sackville-West 以及 Richardson、Lehmann 等人，都在作品裡寫到了女性間的性愛。特別的是，只有霍爾的《寂寞之井》「惡名昭彰」遭到禁制，原因之一是她對同性戀主題的毫無隱晦，與其他人所描繪的女性浪漫情誼（female romantic friendship）相當不同，而霍爾更是一個穿西裝打領帶明白表示其性身分的作家。此外，她找來當時知名的性學家 Havelock Ellis 為《寂寞之井》第一版寫序，這位性改革運動者主張女性同性戀是天生的性倒錯者（invert），並非出自選擇或環境造成。毫無疑問，這樣的性改革仍是異性戀中心的，但在當時已經是為同性戀正當化的一大舉動，足以激怒視同性戀為不正常的主流社會了。而這位老兄在序中稱讚《寂寞之井》是其理論的具體實例。

瑞克里美·霍爾在《寂寞之井》裡創造了一個女同性戀的悲劇英雄——史提芬，照說在七〇年代女性主義與女同志運動風起雲湧之時，理應受到禮遇，成為女同性戀運動追念的前輩才是，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七〇年代女性主義女同性戀的「政治正確」觀點下，霍爾筆下的女同性戀「太像」男人，女同性戀配對 T／婆（butch/femme）分明，實在不符當時女性主義陣營所主張的「女人愛女人」的理念，因此《寂寞之井》遂成爲一個尷尬的存在，嚴厲一點的批評家甚至譴責這本小說「有助於在年輕女性中發洩混亂」，而大多數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評論家則發出痛苦的呼喊：「爲什麼這些作家沒有爲我們塑造一個合宜的角色典範？」爲此，這部好不容易出現的女同性戀小說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一度遭到她的女同性戀女兒們的誤解和忽略。直到女同志圈子更勇於接受和面對多元化的性別角色、配對關係，而女同志理論的發展亦跟女性主義產生分離、對話之後，butch/femme 得到女同志理論的支持，《寂寞之井》才得到它應得

的重視，並有了新的解讀。檢視歷史的軌跡，我們會發現，當認知改變、論述改變，我們往往可得到很不同的圖像。過去的批評者認為霍爾所創造的史提芬長期以來「竊佔」了女同性戀的位置，使得其他女同性戀主體無法現身，有趣的是，在女同性戀剛剛浮出歷史地表之時，史提芬成了異性戀社會指認下的女同性戀代表（因為當時還沒有 femme 的概念，femme 被視為誤入歧途的「正常」女人）；而 butch/femme 角色形成後，史提芬則成了 butch 的表徵。八〇年代 transgender（易服）主體出現後，史提芬又成了 transgender 的先驅。今天在台灣出版這部二〇年代的女同志經典，我們也可以較有餘裕來面對它的成就和侷限，將它還原到當時的歷史時空而給予較公平的評價。

《寂寞之井》的故事背景發生在英國鄉間、十九世紀末，那是一處有著優美山巒、平靜河谷的所在，古老、富裕有著優良傳統的莫頓大宅裡，幸福的菲立普爵士夫婦產下了唯一的孩子，他們為這引頸期待的愛的結晶取名為史提芬。為什麼不呢？他理應繼承戈登家族幾百年來父子相傳的傳統，繼續其光榮的歷史，所以他當然是個男孩。然而，「史提芬」的出生打破了這個理所當然的美夢。

小說的前半部呈現了一幅田園牧歌般的景象，但隨著史提芬與眾不同的成長歷程，莫頓大宅的平靜裡掩上不安的陰影。史提芬不是一般的女孩，她討厭拘束她的純白洋裝（「讓她感覺像個白癡」，p.31），喜歡打扮成男性英雄納爾遜的模樣，她跨坐騎馬、暗戀女僕……，這個「不一樣」的小孩讓她的母親感到難堪、困惑而莫名地排斥，最終並親手執行了放逐史提芬的異性戀父權律令。愛慕母親但卻得不到母愛的史提芬，在父親的保護、栽培下成長，博學、溫文、仁慈且正直的菲立普爵士是史提芬認同的偶像，在他

認知了史提芬是個特殊的孩子後，盡其所能地張開他保護的羽翼，以適合她的方式，開始用對待男孩的方式，教給她勇敢、尊嚴、知識……等作為「這種人」生存所必須的特質。

在本書寫作的年代，「同性戀」的概念還未十分確立，在《寂寞之井》裡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種「命名」的困境。小說中有時用「那種人」（「既然妳是，妳顯然是那種人（p.163）」）、有時用「不隨俗的女人」來指涉像史提芬這樣的族類，一直到小說進行將近一半才第一次用了正式的辭彙來指稱，那是當時精神分析的主流論述所用的辭彙——「倒錯之人」（invert）。而對「這種人」的了解也是完全地不足，並且難以定義、難以描述，例如在對史提芬的陳述中，曾寫道「她的身上有一種無法定義的特質」（p.19），「當史提芬祈禱時，她找不到足以表達的禱詞，因為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意義。（p.209）」儘管想當男孩的史提芬感到「這輩子她必須拖著這個身體，像是靈魂上一個巨大的枷鎖。」她所屬的族類「是被上帝做了記號的該隱」（p.230）：儘管在異性戀者看來，史提芬身上有種「古怪之處」，然而作者的立場卻是非常清楚明確地主張，「倒錯之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造物者所創，是「大自然另闢的小路」（p.296）「跟任何人一樣都是所謂自然的一部分，只是還沒有得到解釋——還沒有在造物之中得到自己的「席之地。」（p.170）

在瑞可里芙·霍爾筆下，同性戀是少數、是差異、是難以定義的，但絕非違反自然，並且始終存在，史提芬的家庭教師「不多」女士即是過著單身生活，但與史提芬有著相同靈魂的女人。霍爾將同性戀視為「自然」，在書中展開的論辯，在同志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迄至現今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價值。而「自然」，那些優美的風景、炊煙、湖泊、樹木……在《寂寞之井》中，代表的是美好、神聖，是史提芬

精神的故鄉、避風港，提供撫慰、治療的母親和烏托邦；霍爾認為，造成這些少數分子不幸的源頭是來自於無知、醜惡、因恐懼而不容異己的人類社會。

當代女同志文學理論家指出女同志作家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基於女同志的特殊位置對異性戀機制的深刻洞察力和精確的批判性，霍爾透過史提芬的眼睛恰恰展現了這種特質，例如童年的史提芬便直覺地「懷疑紫羅蘭幾乎很享受羅傑的種種欺負（p.43）」；當她跟生命中第一個同齡好友馬丁發展出類近於兄弟之情的「完美的友誼」，曾使誤以為他們在談戀愛的人們開始對她帶著微笑和點頭，因為「這女孩畢竟和其他女孩是一樣的——他們幾乎不再憎恨她了。」（p.103）而在她拒絕馬丁求愛而導致兩人分開後，人們又回到原點，「他們不自覺地畏懼她，是畏懼激起了他們的敵意。他們本能地感覺到她是個法外之徒，而他們的任務就是監督管理大自然。」（p.118）而在面對史提芬時，史提芬的兩個男性情敵羅傑與雷夫還會聯手起來，只「因為他們更恨史提芬」。女同性戀者不必是革命派，但當她的存在違反異性戀律法時，現實的異性戀世界將無可避免地將她變成基進分子，無限依戀其家族卻無法逃脫身處「性別孤島」的史提芬身上可以證明這一點，因為這種「無法避免的基進」，霍爾當然應該被光榮地寫進女同志文學史中。

再來看看霍爾所描繪的女同志形象，「史提芬那寬肩長腿的瘦瘦身材自有一種美感（p.74）」，「這是一張好看的臉，很賞心悅目。」（p.74）即使是透過史提芬錯愛的異性戀情人安潔拉的眼睛，依然是讚美的，「一個古怪之人，倒不乏吸引力。她自有一種——她獨特的——好看的模樣；不，是相當好看；她有著澄澈的眼睛和美麗的頭髮。她的身體像運動員一樣結實柔軟窄臂寬肩……」，「自有一種獨特的美感」是霍爾對女同志的看法，不同、差異，但依舊是美的、自然的。關於服裝打扮，書中也有頗多篇幅的描寫：

青春時期，史提芬和她的母親「總是爲了穿衣服的事在抗戰……兩股相反的性質在尋求表達過程中無可避免地發生衝突，因爲服裝畢竟也是一種自我表達的形式（p.75）」霍爾以一個小說家和女同志的敏銳，超越時代地寫著「服裝對史提芬有很大的影響，可以帶給她信心或將之奪走（p.81）」「服裝與認同」、「扮裝」在當前的文化研究仍是方興未艾的熱門議題，在這本經典之作中可以找到許多有趣的素材，例如描寫當史提芬初到倫敦時，「她爲自己訂做了一套法蘭絨西裝，並且決定應該配上胸袋……整個下午她都在訂購打扮自己的行頭，包括什麼顏色的領帶、鞋底該多厚、西裝該配哪種鈕扣……她發現自己幾乎到了在細節上斤斤計較的地步。因爲這些小小的地方都有大大的重要性。」（p.148）甚至在史提芬孩提時便了悟到扮裝救不了她，她感覺到自己「只是在假扮，一旦回復爲女兒身，「她大聲抱怨當女生一切就全毀了（p.31）」」。史提芬不同於男人，在小說中表現得很清楚，而當前理論對女同性戀身體androgyny（陰陽同體）的美學和慾望方式的理解將可進一步對《寂寞之井》有更深刻的闡釋。

小說的後半寫史提芬被放逐，離開了她從小生長、熱愛、熟悉、養成她身體和靈魂的土地。而遭放逐的原因很遺憾地並不令人意外——她的情人（一個異性戀女人）因爲恐懼、自保而背叛告密，揭露了她的性取向。來到倫敦的史提芬成爲一個作家，無根、漂泊地尋找她的認同。從一開始，「她剪短了頭髮，像男人一樣短」（p.335），到她參與一次大戰的救護工作。戰爭讓她第一次遇見她的同類、爲她帶來臉上一道代表光榮印記的疤痕，也讓她遇到生命中帶給至樂的愛人瑪莉。

霍爾對女人之間的性愛描寫，是狂喜、是顫抖、是完美，「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樣原始而古老，是偉大

而不可解的無理性 (p.356)」，是「只有上帝才知道誰能擅自評斷這種事情 (p.369)」並沒有過去台灣同性戀小說中經常有的罪惡或不潔之感，在霍爾筆下，伴侶之間的關係「是父親、母親、朋友、情人、小孩，是一切」(p.357)，而這樣的關係也是「實驗的，是要靠性別特質的混合 (p.368)」。從這裡來看，七〇、八〇年代的女同志評論不免顯得太過拘泥，爲了反對 butch/femme 的角色配對而犧牲了書中關於 lesbian 身體和性愛的豐富內涵。

然而，美好的愛並不能減少異性戀社會對愛人們的傷害，相反地更加劇了其追捕爪牙，「她的愛不能保護、不能護衛、不能榮耀她所愛的人，她的雙手完全是空的。(p.168)」在年輕時，史提芬不能回應安潔拉殘酷的提問娶她爲妻，而成人之後的她儘管在身體、心智都自我鍛鍊得異常強壯，在面對瑪莉時卻依舊手無寸鐵，她必須痛苦地告訴瑪莉「這世界剝奪了我保護的權利，我是完全無助的，我只能愛你 (p.342)」在異性戀機制下，她從前的至友、兄弟，以及日後的情敵馬丁相較之下在愛情上變成一個無比富裕的人，而她只是一個「愛的乞丐」，最終並導致她在內化的污名下自動繳械，放棄她已贏得的戰役，鑄下她失去瑪莉的悲劇。

再回頭看看史提芬與瑪莉在巴黎展開的新生活吧。這是她們兩個人各自第一次正式的伴侶生活——霍爾將之呈現爲一個倒錯之人與純真少女（一個徹底的女人）的相愛，這也是她遭致批判的地方——她們交往了一個以藝術家爲主的同類人的社交圈，讀者從中得以窺見當時法國的同性戀酒吧的面貌。然而，史提芬的認同仍是充滿困難的，因爲被社會擠壓、歧視的這些同類，雖然有著聰明、優秀的才情，卻在污名、貧窮、充滿罪惡的都市裡沉淪、掙扎，渴望救贖卻看不到光亮，這與熱愛土地、自然、出生富裕的史提芬

格格不入，一直到故事結局，史提芬爲了成全瑪莉而自我犧牲之時，霍爾有一段可說幾近於可怖、但卻精彩的描寫，「房間似乎擠滿了人。她們是誰，這些眼神淒慘的陌生人？然而她們又全都是陌生人嗎？（裡面有她死去不久的友人汪達）……她們全都喊著她的名字……活著的，死去的，還有未出生的……」這些鬼魂一般的人逼近她、擠壓她、進入她的子宮讓她感到脹痛，直到「她的聲音也進入那千百個聲音」變成「只有一個聲音，一個要求」，而那個聲音揭露了整本小說最終的題旨：「上帝，我們相信；我們已經告訴了你我們相信……我們沒有否認你，那麼起身來護衛我們吧。喔上帝，承認我們，在全世界面前，也給我們生存的權利！」這是淒厲的慘叫，也是發自靈魂深處最虔誠的呼喊。至此，史提芬艱難地完成了她的認同，畢竟認同弱勢與污名是何等困難的事，然而它卻也是改寫歷史的轉捩點。就在震耳欲聾的控訴聲中，小說戛然而止，留給讀者痛苦的震撼與錐心不已的低迴。

《寂寞之井》是一部女同志的「傷痕文學」，反映了本世紀前半葉女同性戀的處境。它的人物刻畫也許稍顯單薄、片面，它的悲劇性、它的角色塑造致使其政治立場也許顯得「不夠正確」，但它毫無疑問是女同志文學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打破了亙古以來的沉默、謊言，是說出女同志存在真相的少數先驅著作之一，其豐富的內涵至今仍值得研究者細細考掘，而它在悲劇中隱含著對人性光明的信仰與深刻同情足以令不論是同性戀或異性戀讀者動容。

一九九八年，在霍爾去世超過半世紀之後，她寫給情人 Evyenia Souline 的書信集 *Your John: The Love Letters of Radclyffe Hall* 出版，一九三四年她在法國認識了白俄移民 Evyenia，兩人陷入熱戀，但這段戀情也帶給她迷惑、痛苦，一直持續到霍爾於一九四二年去世。這本書信集記錄了她不願離開相處十九年的生

活伴侶 Una Troubridge，而造成三個女人痛苦、糾結的愛情故事。因為，存在；並且愛著，原本已非易事，更不用說對缺乏傳統、渴望誠實、在摸索中前進的女同性戀人們，會是怎樣的一種靈魂上的折磨。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本書作者，分別攝於初入文壇和 1942 年離世前不久。



您的支持， 讓我們能為女人打造一座心靈的花園

【女書店之友】

入會手續很簡便，享受權利多多喔！

參加辦法

- ◎預付 3000 元以上作為購書之用，即可成為會員
- ◎會費可親至女書店繳付或利用劃撥、信用卡傳真繳費

會員利益

- ◎可獲得【女書店之友】會員卡一張
- ◎享有購書折扣優待
- ◎免費獲得女書店每月新書目錄
- ◎免費獲贈《紙上女書店》書訊季刊

會員郵購圖書辦法與規則

- ◎凡女書店之友郵購圖書均可獲九折優待（特價品除外）
- ◎郵費由購書會員負擔，按實際郵資扣抵，郵資約為書價兩成，購買數量越多，郵資攤的越低
- ◎訂單可郵寄或傳真訂購，會員編號及簽名需與所填資料符合
- ◎已寄出之書刊，除缺頁或裝訂錯誤，恕不接受退換
- ◎加入洽詢電話：(02)2363-8244
- ◎信用卡傳真專線：(02) 2363-1381